

寻访

一首大刀曲，一生报国情

徐鲁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从1937年传唱至今、尤为振奋发聩的一首。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进步儿童戏剧团体。20多名只有十几岁(最小的年龄才9岁)的小团员，穿越日寇封锁线，历尽艰苦，从上海到武汉，再到长沙、桂林、重庆等地，辗转跋涉3000多里，用歌咏、演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关头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孩子剧团及其奋斗故事，被文学家茅盾誉为“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我在为创作长篇小说《孩子剧团》搜集史料和素材时，意外发现音乐家麦新与孩子剧团多有交集。孩子剧团在上海成立时和千里跋涉到武汉后，麦新和冼星海、张曙等音乐家，都曾在街头和码头，指挥和教唱过这群热血少年，演唱了不少抗日战歌。

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

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

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是啊，中国人民从平津和华北的危急中，认清了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奋起抗战，才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抗战的一天来到了！”麦新第二次重复这句话时，突然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这就是后来人人都十分熟悉的“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个复沓的乐句。

先是有了这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麦新反复哼唱了多次后，感到比较满意，但又总觉得来得有点突兀。所以，稍微冷静了一会儿，他又循着激越的情绪，构思出了开头两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个复沓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多遍，最终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一个月后，8月8日这天，麦新去参加一个抗战宣传组织在南市文庙召开的群众集会。开会前，他站在文庙台阶上，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1000多名民众齐声高唱，唱了一遍又一遍，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现场群情高涨。

这时后面有人高喊：“我们看不清指挥，请指挥先生再站高一点呀！”麦新应声立刻跳到更高的一处台子上，继续指挥大家合唱。

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新把歌词初稿里的“二十九军的弟兄们”这句歌词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这样一改，《大刀进行曲》就变成了一支号召和鼓舞全国抗日军民奋起抗战、血战到底的战歌，很快传遍了抗日前线和后方。

又有一次，麦新在指挥群众合唱这支歌时，受到全场激昂情绪感染，到了最后呼喊的时刻，因为用力过猛，竟然把手中的指挥棒折成了两截！此时此刻，音乐家胸中就像熊熊燃烧着一团烈焰，又似正在席卷起一场无法止息的风暴，那一瞬间，只见他迅速甩掉手中另一截指挥棒，握紧双拳，奋力地指挥大家继续演唱下去：“……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经过多次集会合唱之后，不知从何时起，当大家唱到歌曲结尾也是整首歌的最高潮时，总是会齐声加上一句高亢有力的呼喊：“冲啊——杀！”麦新明白，这一声振奋发聩的呐喊，是全民族共同的愤怒的呼声，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争取民族解放的慷慨激昂的号角。所以，音乐家自己渐渐也习惯和认同了结尾处那一声凝聚着无限愤怒和力量的高亢的呼喊。

《大刀进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

因为创作的缘故，我希望详细梳理《大刀进行曲》这首抗日战歌的诞生过程。前年，我特意沿着麦新当年参加的“战地服务队”的路线走了一趟，从上海到浙江嘉兴，再到江山、金华，然后经江西南昌、萍乡到达湖北武汉。麦新和“战地服务队”在江山驻扎的时间比较长。正是在江山，我寻访到了一条生动的史料。

1938年初春的一天，在江山县城郊

外一处小山坡上，面对着喷薄而出的一轮朝阳，24岁的麦新庄严地举手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达武汉后，麦新与从上海出发、辗转千里到达武汉的孩子剧团的小团员们重逢。麦新把这些从敌人炮火中幸存下来的小弟弟、小妹妹，一一地紧紧搂抱在怀里，和孩子们一起流下了欢欣的泪水。

1940年10月，麦新辗转到达重庆，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得到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党组织批准了他多次提出去延安的请求。

啊，延安！那是无数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而去的革命圣地，也是麦新多年来心驰神往的地方。这年秋天，麦新穿上党组织发给他的第一套灰色粗棉布军服，戴上了崭新的八路军臂章，和几位同志一道，从重庆到西安，再经过洛川，风尘仆仆地到达了黄土高原。在延安鲁艺，麦新作为一名革命文艺战士，继续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

麦新少年时，曾想过要到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后来，在科尔沁草原上，他对一起在开鲁县参加土改的战友说：“少年时就想来东北的愿望总算实现了。”不幸的是，1947年6月的一天，他在开鲁县委，骑马返回五区途中，遭遇了一股残匪的突然袭击。在经过一番英勇搏斗后，麦新等4名同志壮烈牺牲。

麦新牺牲的地方，是在科尔沁草原上，开鲁县西拉木伦河西刘祥营子以南，一处名叫芦家段的沼泽地边缘。几年前，我随作家熊召政到东北和内蒙古草原寻访和搜集历史素材时，到过这里。当时，站在波涛滚滚的西拉木伦河边，我的眼前瞬间闪过音乐家麦新死不瞑目地倒在血泊里，鲜血汨汨流淌的一幕，心里头真是难受极了。

父亲的建军节

方欣来

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人生的很多往事，他都记不得了。但有一些事情，他怎么也忘不了，比如那张照片。

那是1966年夏天留的影。在那个蝉声悠长的夏天里，18岁的父亲穿上了挺括的军装，光荣地成了铁道兵的一员。这张照片现在就摆在我的书桌上：父亲年轻的脸庞映着帽徽上的五角星，目光亮得像夜空的星，浑身的朝气从照片里奔涌出来。

去年“八一”建军节前，父亲的单位准备组织退役军人开个座谈会，办公室主任特意打来电话，说一定要请父亲这个老铁道兵参会。接到通知那一天，父亲

在阳台上转了好几圈，一会儿摸摸晾着的衬衫，一会儿又去看看墙上的日历，活像一个盼着春游的孩子，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7月31日上午，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有人说要接我去开会，到底啥时候来啊？”父亲焦急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孩子气的急切。我笑着告诉他：“爸，明天才是8月1日呢，会是明天下午开，您别着急。”电话那头“哦”了一声，父亲失落的情绪，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

傍晚7点多钟，我的手机又响了。“马上要到建军节了，我们单位还没动静吗？”父亲的声音带着点困惑，显然把上午的对话忘得干干净净。我放慢语速，又跟他说了一遍座谈会的事。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刚合上眼午休，铃声再次响了起来，电话那头父亲带着点委屈：“你不是说要去接我去开会吗？我都在传达室里等半天了。”我的脑子瞬间清醒过来，赶紧说：“爸，是4点钟呢，现在还早，您先回家喝杯茶。”

近几年，父亲的记性确实是大不如前了，丢三落四几乎是常态，但有些事好像被他珍藏在记忆里，每天都要来回抚摸。比如眼前这个属于军人的节日，父亲就心心念念，一天能念叨好几遍。

那天会上，父亲是全场最年长的老兵。当他穿着熨得平整的衬衫走进会议室时，几个年轻一点的退役军人立刻迎了上来：“老班长，您可算来了！”其间，大家轮流过来握手、敬礼，听父亲讲当年修铁路的故事。父亲平时不爱讲话，那天的话也不多，但他的嘴角一直漾着笑意，眼睛里全都是光，那是我许久未见的发自内心的欢喜。

晚饭后，我扶着父亲往家走，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进单元楼门时，父亲忽然回头问我：“今天……是不是挺热闹的？”我点头道：“可热闹了，大家都夸您越老越精神呢！”他“哈哈”笑了起来，高兴得像个孩子。

晚上，母亲打来电话，语气带着点无奈：“你爸找不着单位发的纪念品了，着急上火，都在家里翻半天了！”我赶紧把会议活动的合影发过去，让母亲照着照片找。后来，母亲在楼下单元楼门口发现了那个红色的纪念盒子——想来是父亲进门时落在哪儿了。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望着窗外的月光，觉得心里暖暖的。原来老去不是一场褪色，而是一场过滤与筛拣，让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从时光里脱颖而出。就像父亲，他或许会忘记刚刚说过的话，却永远记得自己曾是个铁道兵。他或许会不经意落下手里的盒子，但心里绝对惦记着它——因为那是他珍爱的东西。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油画《白云》，作者湛北新，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程红

小院里原本没有杏树，倒是有五棵“环抱”的李子树。

李子收获的果实个头挺大，咬一口有一丝甜味，但更多的是酸涩。小区负责绿化的师傅说，可以帮着嫁接成杏树。这个主意倒不错。五棵树“环抱”一起过于密集，不利于生长，师傅建议挪走几棵，只保留下最强壮的。这样，三棵被挪到了小区里，一棵被挪到了小院的另一处，同样做了嫁接。

嫁接第一年，一切如旧。春天来临，李子花开，依然灿烂。第二年还是如此，未见一点杏子的踪迹。第三年嫁接的枝条长长了，也变得微粗了，但仍没有看到杏子的模样。请教嫁接的师傅。师傅来看了看说，再等等。等到第四年，一个雨后天晴的早上，

家人发现长满绿叶的枝子上挂着两个大拇指大小的绿色果子。按捺不住兴奋之情，马上把好消息发给亲友。亲友纷纷回复，等着去吃杏子啊！

于是每天去查看是否有新的杏子出现，但每次都失望而归。树上

数不清。那都是杏子的雏形，意味着嫁接的成功。

一天一个样。杏子在长大，变换着颜色，先是绿，之后是微红，然后变黄。终于能品尝到自家院里的果实了！

另一棵嫁接的杏树也有了收获。遗憾的是果子很少，满树数了数刚好十个。当初嫁接的师傅说位置选得有问题，头顶硕大的针叶松，挡住了阳光又不透气。秋末初冬再挪动挪动，一定要迎着太阳，争取来年来个“改头换面”。

想来有趣，原本只好看不好吃的李子树，被巧妙地嫁接上了杏树的枝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最后被赋予新的“生命”。这过程既曲尽其妙，又耐人寻味。

这个季节，牡丹开罢芍药开，有时两种花在同时时段内竞相开放。这两种花都入药。亳州是神医华佗的故乡，种植药材自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牡丹和芍药不但给亳州带来了美，还给亳州人增加了美名，难

“山陕会馆”，戏楼的砖雕、木雕、彩绘保存完好，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一个人在北关闲逛，心里一直在琢磨：全国古城里，有“北关”的比比皆是，亳州的北关，又有什么特别的呢？直至看到清代旅亳晋商王同之说的这句：“愿挥黄金万镒，换北关三寸日光”，才恍然大悟。安徽是南方省份，但按照中国地理学界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亳州位于淮河以北，地理上属于北方。因此，亳州奇妙地融合了北方的豪放、南方的婉约，以及平原赋予的开阔与高远。或许正因此，王同之才有这样的感慨，此地日光金贵，值得为之“挥金如土”。

亳州的日光，4、5月份为最佳。

这个季节，牡丹开罢芍药开，有时两种花在同时时段内竞相开放。这两种花都入药。亳州是神医华佗的故乡，种植药材自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牡丹和芍药不但给亳州带来了美，还给亳州人增加了美名，难

常好看。

最近几年虽没有再去亳州，但每到春末夏初，总是能收到一束寄自之意书社的芍药花束。收到后将之移入花瓶中，还可以盛放近两周。来自书店的花束，让人心情无比愉悦。因而，每次想到亳州，总会想到芍药花的味道，清新而典雅。当然，也会想到亳州北关的日光，想到那次坐在咖啡店里，看着灿烂了一天的日光逐渐淡去，斜阳照射在窗棂上，那一根根窗棂闪闪发光……

之意书社选书有品位，文艺气息浓，我很喜欢书社里那个做活动的阶梯式空间——读者在高处，做讲座的作家在低处，说话的时候，要仰着头才能接触到读者的视线，这很好，让人觉得放松。之意书社有几位气质很好的店员，安静又不失机敏，带着天生书店人的气质。记得那年芍药花开时，两个店员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万亩花海，白色、黄色、紫色和粉色的芍药花竞相争艳，拍进照片里非

味。我曾三次去亳州，每次必定要去一家名为“之意书社”的书店。我对这座千年古都的了解，以及与此座城市的缘分，正是从之意书社开始的。

之意书社选书有品位，文艺气息浓，我很喜欢书社里那个做活动的阶梯式空间——读者在高处，做讲座的作家在低处，说话的时候，要仰着头才能接触到读者的视线，这很好，让人觉得放松。之意书社有几位气质很好的店员，安静又不失机敏，带着天生书店人的气质。记得那年芍药花开时，两个店员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万亩花海，白色、黄色、紫色和粉色的芍药花竞相争艳，拍进照片里非

味。我曾三次去亳州，每次必定要去一家名为“之意书社”的书店。我对这座千年古都的了解，以及与此座城市的缘分，正是从之意书社开始的。

之意书社选书有品位，文艺气息浓，我很喜欢书社里那个做活动的阶梯式空间——读者在高处，做讲座的作家在低处，说话的时候，要仰着头才能接触到读者的视线，这很好，让人觉得放松。之意书社有几位气质很好的店员，安静又不失机敏，带着天生书店人的气质。记得那年芍药花开时，两个店员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万亩花海，白色、黄色、紫色和粉色的芍药花竞相争艳，拍进照片里非

无论“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其中都没有东北菜的份儿。

这也是有理由的，东北，更早以前是柳条边外“绝塞之地”，人烟稀少，活着都千难万险，哪里还顾得在饮食上下功夫。只是后来有了“闯关东”，关内大规模移民，塞北荒寒才渐渐有了人气，烹饪也便由此海纳百川。无论哪里的美食，到了这里重新操作一番，都有了新气象——“东北味”。

在上海，有一种“模子菜”，是指不拘章法、不讲出身、没有明确流派背景的菜。我以为，东北以“乱炖”为首的各路炖菜，便符合这一理念，更符合东北风格，所谓“食无定法，适口者珍”。

东北炖菜虽常有乱炖之名，但乱的只是形，聚的是真味，其实更像散文的“形散神聚”。炖菜之中必有一味食材为“中心思想”，其他众味都是配菜，辅佐“主题”，这“主题”通常都是荤菜。炖菜食材大多易得，烹饪过程也不复杂，在家里即可操作。

就拿有名的“得莫利”来说，其主角非鱼莫属，配角就是豆腐、粉条了。铁锅炖更好，尤其豆腐、粉条出自东北黑土地的大豆和土豆——黑土地本就是最肥沃的土壤，有“一两土二两油”之说，涵养亿万年，而开发不过300多年，生长出的粮食果蔬瓜果，自与别处不同。豆腐和鱼的鲜香相得益彰，互相激发、融合，再配以东北豆瓣酱，别提多香了。俗话说，“干滚豆腐，万滚鱼”，炖的时间越长，滋

味越足。

另一款众所周知的炖菜，就是猪肉炖粉条，当然少不了豆腐和白菜。要是在冬季，冻豆腐更吸汁，味道更浓，这是因为经过冷冻后，失去水分的豆腐蛋白质形成许多密集的蜂窝，“千疮百孔”的结构轻易地将汤汁的美味吸收到豆腐内部。夹一块冻豆腐入口，没等咬下去，鲜浓的味道已经迫不及待满嘴流散。

再说一款家喻户晓的“大丰收”，是真的丰收——秋天的东北大地，刚下来的翠绿的豆角、紫亮的茄子，土豆、倭瓜、玉米接连上市，“大丰收”谁也不能缺，主角当然是猪排骨。这一锅炖起来，不拘一格，出奇制胜，五颜六色，热闹非凡。菜借肉味，肉不失其本，而灵魂必然是“炖”。

“大丰收”是以丰收之名状东北物产之丰富，而这“大丰收”的性情自与东北风格一脉相承，包容、粗犷、豪迈，“英雄不问出处”，好吃才是硬道理。大铁锅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请注意，关键词是“大”，足够大才容得下七荤八素，呈现得出炖的热闹。

“炖”是层出不穷的，多项混搭是“炖”的生存法则，食客可以各行其意，只要有够多的食材，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能炖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百味，炖出独一无二的美味。

常好看。

最近几年虽没有再去亳州，但每到春末夏初，总是能收到一束寄自之意书社的芍药花束。收到后将之移入花瓶中，还可以盛放近两周。来自书店的花束，让人心情无比愉悦。因而，每次想到亳州，总会想到芍药花的味道，清新而典雅。当然，也会想到亳州北关的日光，想到那次坐在咖啡店里，看着灿烂了一天的日光逐渐淡去，斜阳照射在窗棂上，那一根根窗棂闪闪发光……

之意书社选书有品位，文艺气息浓，我很喜欢书社里那个做活动的阶梯式空间——读者在高处，做讲座的作家在低处，说话的时候，要仰着头才能接触到读者的视线，这很好，让人觉得放松。之意书社有几位气质很好的店员，安静又不失机敏，带着天生书店人的气质。记得那年芍药花开时，两个店员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万亩花海，白色、黄色、紫色和粉色的芍药花竞相争艳，拍进照片里非

味。我曾三次去亳州，每次必定要去一家名为“之意书社”的书店。我对这座千年古都的了解，以及与此座城市的缘分，正是从之意书社开始的。

之意书社选书有品位，文艺气息浓，我很喜欢书社里那个做活动的阶梯式空间——读者在高处，做讲座的作家在低处，说话的时候，要仰着头才能接触到读者的视线，这很好，让人觉得放松。之意书社有几位气质很好的店员，安静又不失机敏，带着天生书店人的气质。记得那年芍药花开时，两个店员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万亩花海，白色、黄色、紫色和粉色的芍药花竞相争艳，拍进照片里非

慢，是艺术的酝酿，是创作的根基。正如《庄子》中那棵大椿树，“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在悠悠岁月里慢慢生长，终成参天古木。

快，当然不是坏事。时代的发展需要速度，科技的进步依赖效率。快，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更多可能；快，让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让文明得以广泛交流。快与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而今有的人活得太急了，看剧要倍速，通信要即时，找对象都要“闪婚”。他们追求速度，却忽略了质量；追赶着时间，却漠视了时间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些需要慢功夫的事物——一首好诗、一把好琴、一段真情——恰恰需要细细咀嚼品味。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慢不应是懒惰，也不应是懈怠，而是一种对品质的坚守与追求。慢工出细活，是手艺人信条；慢火炖好汤，是厨师的智慧；慢读得真味，是读书人的享受。有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学会慢下来——慢下来看一朵花开，慢下来听一段音乐，慢下来爱一个人。

千工顶子床上的雕花会流传下去，不仅因为它的精美，更因为它所承载的那份匠心。当我们驻足凝视那些繁复的纹样时，看到的不仅是工匠的手艺，更是一段被雕刻的时光。在这时光里，藏着我们久违的安宁与从容。像那大椿树，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生长，慢慢沉淀，终成生命的永恒。

慢，不只是手艺人态度，更是一种生活的诗意。老子出关，坐骑是牛，若骑快马，怕就不是老子了，与那“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也不相称了。中国画里的牛总是慢腾腾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那笛声想必也是悠长的。蜗牛爬得慢，却被写进了童谣：“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黄鹂鸟笑它太慢，它却道：“等我爬上葡萄就成熟了。”这慢，竟慢出了哲理。

古人作诗，很讲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为“推敲”二字反复斟酌，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般慢工细作，方成就千古绝唱。北宋画家文同画竹，讲究“胸有成竹”。他住所周围种满竹子，日复一日地观察，看竹子在晴雨风雪中的千姿百态。如此慢的积累，才使得他下笔如有神。这

慢，是艺术的酝酿，是创作的根基。正如《庄子》中那棵大椿树，“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在悠悠岁月里慢慢生长，终成参天古木。

慢，当然不是坏事。时代的发展需要速度，科技的进步依赖效率。快，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更多可能；快，让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让文明得以广泛交流。快与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而今有的人活得太急了，看剧要倍速，通信要即时，找对象都要“闪婚”。他们追求速度，却忽略了质量；追赶着时间，却漠视了时间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些需要慢功夫的事物——一首好诗、一把好琴、一段真情——恰恰需要细细咀嚼品味。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慢不应是懒惰，也不应是懈怠，而是一种对品质的坚守与追求。慢工出细活，是手艺人信条；慢火炖好汤，是厨师的智慧；慢读得真味，是读书人的享受。有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学会慢下来——慢下来看一朵花开，慢下来听一段音乐，慢下来爱一个人。

千工顶子床上的雕花会流传下去，不仅因为它的精美，更因为它所承载的那份匠心。当我们驻足凝视那些繁复的纹样时，看到的不仅是工匠的手艺，更是一段被雕刻的时光。在这时光里，藏着我们久违的安宁与从容。像那大椿树，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生长，慢慢沉淀，终成生命的永恒。

慢，不只是手艺人态度，更是一种生活的诗意。老子出关，坐骑是牛，若骑快马，怕就不是老子了，与那“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也不相称了。中国画里的牛总是慢腾腾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那笛声想必也是悠长的。蜗牛爬得慢，却被写进了童谣：“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黄鹂鸟笑它太慢，它却道：“等我爬上葡萄就成熟了。”这慢，竟慢出了哲理。

古人作诗，很讲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为“推敲”二字反复斟酌，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般慢工细作，方成就千古绝唱。北宋画家文同画竹，讲究“胸有成竹”。他住所周围种满竹子，日复一日地观察，看竹子在晴雨风雪中的千姿百态。如此慢的积累，才使得他下笔如有神。这

慢，是艺术的酝酿，是创作的根基。正如《庄子》中那棵大椿树，“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在悠悠岁月里慢慢生长，终成参天古木。

慢，当然不是坏事。时代的发展需要速度，科技的进步依赖效率。快，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更多可能；快，让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让文明得以广泛交流。快与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而今有的人活得太急了，看剧要倍速，通信要即时，找对象都要“闪婚”。他们追求速度，却忽略了质量；追赶着时间，却漠视了时间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些需要慢功夫的事物——一首好诗、一把好琴、一段真情——恰恰需要细细咀嚼品味。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慢不应是懒惰，也不应是懈怠，而是一种对品质的坚守与追求。慢工出细活，是手艺人信条；慢火炖好汤，是厨师的智慧；慢读得真味，是读书人的享受。有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学会慢下来——慢下来看一朵花开，慢下来听一段音乐，慢下来爱一个人。

千工顶子床上的雕花会流传下去，不仅因为它的精美，更因为它所承载的那份匠心。当我们驻足凝视那些繁复的纹样时，看到的不仅是工匠的手艺，更是一段被雕刻的时光。在这时光里，藏着我们久违的安宁与从容。像那大椿树，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生长，慢慢沉淀，终成生命的永恒。

慢，不只是手艺人态度，更是一种生活的诗意。老子出关，坐骑是牛，若骑快马，怕就不是老子了，与那“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也不相称了。中国画里的牛总是慢腾腾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那笛声想必也是悠长的。蜗牛爬得慢，却被写进了童谣：“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黄鹂鸟笑它太慢，它却道：“等我爬上葡萄就成熟了。”这慢，竟慢出了哲理。

古人作诗，很讲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为“推敲”二字反复斟酌，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般慢工细作，方成就千古绝唱。北宋画家文同画竹，讲究“胸有成竹”。他住所周围种满竹子，日复一日地观察，看竹子在晴雨风雪中的千姿百态。如此慢的积累，才使得他下笔如有神。这

慢，是艺术的酝酿，是创作的根基。正如《庄子》中那棵大椿树，“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在悠悠岁月里慢慢生长，终成参天古木。

慢，当然不是坏事。时代的发展需要速度，科技的进步依赖效率。快，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更多可能；快，让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让文明得以广泛交流。快与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而今有的人活得太急了，看剧要倍速，通信要即时，找对象都要“闪婚”。他们追求速度，却忽略了质量；追赶着时间，却漠视了时间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些需要慢功夫的事物——一首好诗、一把好琴、一段真情——恰恰需要细细咀嚼品味。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慢不应是懒惰，也不应是懈怠，而是一种对品质的坚守与追求。慢工出细活，是手艺人信条；慢火炖好汤，是厨师的智慧；慢读得真味，是读书人的享受。有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学会慢下来——慢下来看一朵花开，慢下来听一段音乐，慢下来爱一个人。

千工顶子床上的雕花会流传下去，不仅因为它的精美，更因为它所承载的那份匠心。当我们驻足凝视那些繁复的纹样时，看到的不仅是工匠的手艺，更是一段被雕刻的时光。在这时光里，藏着我们久违的安宁与从容。像那大椿树，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生长，慢慢沉淀，终成生命的永恒。

慢，不只是手艺人态度，更是一种生活的诗意。老子出关，坐骑是牛，若骑快马，怕就不是老子了，与那“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也不相称了。中国画里的牛总是慢腾腾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那笛声想必也是悠长的。蜗牛爬得慢，却被写进了童谣：“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黄鹂鸟笑它太慢，它却道：“等我爬上葡萄就成熟了。”这慢，竟慢出了哲理。

慢，是艺术的酝酿，是创作的根基。正如《庄子》中那棵大椿树，“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在悠悠岁月里慢慢生长，终成参天古木。

慢，当然不是坏事。时代的发展需要速度，科技的进步依赖效率。快，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更多可能；快，让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让文明得以广泛交流。快与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而今有的人活得太急了，看剧要倍速，通信要即时，找对象都要“闪婚”。他们追求速度，却忽略了质量；追赶着时间，却漠视了时间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些需要慢功夫的事物——一首好诗、一把好琴、一段真情——恰恰需要细细咀嚼品味。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慢不应是懒惰，也不应是懈怠，而是一种对品质的坚守与追求。慢工出细活，是手艺人信条；慢火炖好汤，是厨师的智慧；慢读得真味，是读书人的享受。有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学会慢下来——慢下来看一朵花开，慢下来听一段音乐，慢下来爱一个人。

千工顶子床上的雕花会流传下去，不仅因为它的精美，更因为它所承载的那份匠心。当我们驻足凝视那些繁复的纹样时，看到的不仅是工匠的手艺，更是一段被雕刻的时光。在这时光里，藏着我们久违的安宁与从容。像那大椿树，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生长，慢慢沉淀，终成生命的永恒。

慢，不只是手艺人态度，更是一种生活的诗意。老子出关，坐骑是牛，若骑快马，怕就不是老子了，与那“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也不相称了。中国画里的牛总是慢腾腾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那笛声想必也是悠长的。蜗牛爬得慢，却被写进了童谣：“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黄鹂鸟笑它太慢，它却道：“等我爬上葡萄就成熟了。”这慢，竟慢出了哲理。

古人作诗，很讲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为“推敲”二字反复斟酌，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般慢工细作，方成就千古绝唱。北宋画家文同画竹，讲究“胸有成竹”。他住所周围种满竹子，日复一日地观察，看竹子在晴雨风雪中的千姿百态。如此慢的积累，才使得他下笔如有神。这

慢，是艺术的酝酿，是创作的根基。正如《庄子》中那棵大椿树，“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在悠悠岁月里慢慢生长，终成参天古木。

慢，当然不是坏事。时代的发展需要速度，科技的进步依赖效率。快，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更多可能；快，让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让文明得以广泛交流。快与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而今有的人活得太急了，看剧要倍速，通信要即时，找对象都要“闪婚”。他们追求速度，却忽略了质量；追赶着时间，却漠视了时间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些需要慢功夫的事物——一首好诗、一把好琴、一段真情——恰恰需要细细咀嚼品味。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慢不应是懒惰，也不应是懈怠，而是一种对品质的坚守与追求。慢工出细活，是手艺人信条；慢火炖好汤，是厨师的智慧；慢读得真味，是读书人的享受。有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学会慢下来——慢下来看一朵花开，慢下来听一段音乐，慢下来爱一个人。

千工顶子床上的雕花会流传下去，不仅因为它的精美，更因为它所承载的那份匠心。当我们驻足凝视那些繁复的纹样时，看到的不仅是工匠的手艺，更是一段被雕刻的时光。在这时光里，藏着我们久违的安宁与从容。像那大椿树，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生长，慢慢沉淀，终成生命的永恒。

慢，不只是手艺人态度，更是一种生活的诗意。老子出关，坐骑是牛，若骑快马，怕就不是老子了，与那“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也不相称了。中国画里的牛总是慢腾腾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那笛声想必也是悠长的。蜗牛爬得慢，却被写进了童谣：“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黄鹂鸟笑它太慢，它却道：“等我爬上葡萄就成熟了。”这慢，竟慢出了哲理。

古人作诗，很讲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为“推敲”二字反复斟酌，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般慢工细作，方成就千古绝唱。北宋画家文同画竹，讲究“胸有成竹”。他住所周围种满竹子，日复一日地观察，看竹子在晴雨风雪中的千姿百态。如此慢的积累，才使得他下笔如有神。这

慢，是艺术的酝酿，是创作的根基。正如《庄子》中那棵大椿树，“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在悠悠岁月里慢慢生长，终成参天古木。

慢，当然不是坏事。时代的发展需要速度，科技的进步依赖效率。快，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更多可能；快，让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让文明得以广泛交流。快与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而今有的人活得太急了，看剧要倍速，通信要即时，找对象都要“闪婚”。他们追求速度，却忽略了质量；追赶着时间，却漠视了时间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些需要慢功夫的事物——一首好诗、一把好琴、一段真情——恰恰需要细细咀嚼品味。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慢不应是懒惰，也不应是懈怠，而是一种对品质的坚守与追求。慢工出细活，是手艺人信条；慢火炖好汤，是厨师的智慧；慢读得真味，是读书人的享受。有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学会慢下来——慢下来看一朵花开，慢下来听一段音乐，慢下来爱一个人。

千工顶子床上的雕花会流传下去，不仅因为它的精美，更因为它所承载的那份匠心。当我们驻足凝视那些繁复的纹样时，看到的不仅是工匠的手艺，更是一段被雕刻的时光。在这时光里，藏着我们久违的安宁与从容。像那大椿树，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生长，慢慢沉淀，终成生命的永恒。